论六朝颂文的骈化及其艺术得失

陈鹏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2)

摘要:魏晋时期,颂文逐渐摆脱赋、颂之间的模糊界限而走向独立,不仅呈现出骈化的倾向,篇幅也有明显增长的趋势。至南朝时期,颂文则进一步骈化,绝大多数颂文的序和正文都是成熟的骈体。六朝的骈体颂文片面追求文辞之美及对序文的过分强调,都影响了它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颂文;骈化;艺术得失;六朝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4-0045-04

颂文是我国古典散文中的重要文体之一,具有独立的文体特征与价值。由于其“美盛德”的文体性质及模式化的创作特征,颂文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颇受冷落。90年代以来,文体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对颂文的研究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颂文的文体特征以及其与相近文体之间相互影响渗透的研究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较其他文体的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本文主要从文体的角度探讨六朝颂文的骈化历程和艺术成就。一方面是因为魏晋以后,文体渐备,六朝文人对文体的辨析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文体的骈化进程和骈化程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能在总体把握的宏观视野之下,又能分别细致考察各种文体的具体演进情况,那么无疑会推进对六朝骈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颂文的起源及其在六朝之前的发展

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1]他认为颂之本源出自诗。颂为《诗经》“六义”之一。《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种释义显然是对《诗经·颂》内容的概括。

刘勰《文心雕龙》说:“昔帝誉之世,咸黑为颂,以歌《九韶》”(《文心雕龙·颂赞》),以咸黑

之颂为最古。清方玉润不同意刘勰的观点,认为“颂之体始于商,而盛于周,鲁、其末焉者耳”^[2]。近人刘师培阐述得更为具体,称:

今考《庄子》谓,黄帝张乐洞庭,有焱氏作颂。(见《天运》篇)当又在前。又,《古诗纪》引有黄帝时之《袞龙颂》,谓见《史记·乐书》。案《史记》无此文,第见于晋王嘉《拾遗记》,真伪尚不可定。^{[3]150}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颂产生于商代。但此时的颂只是《诗》之一体,与本文所论述的颂体还有较大的差别。

战国时期,屈原的《橘颂》在形式上还是采用了《诗经》常用的四言句式,但在内容上却是托物言志,歌颂高洁的情操,而不是对帝神的无条件赞美。刘勰认为《橘颂》不过是“覃及细物”(《文心雕龙·颂赞》),但《橘颂》对于颂体的独立却作出了贡献。正如刘师培所论:“秦之刻石与三代之颂不同。颂之音节虽无可考,然三代之诗皆可入乐,颂为诗之一体,必可被之管弦。秦刻石则恐皆不能谱入乐章。故三代而后,颂与诗分,此其大变迁也。”^{[3]151}秦代刻石已标志着颂由诗之一体转变为文。

两汉时期的颂文有30多篇,代表作有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扬雄的《赵充国颂》、史岑的《出

收稿日期:2008-07-12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六朝骈文的形式及其文化意蕴”(批号:2008-ZX-069)。

作者简介:陈鹏(1978-),男,河南周口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师颂》和班固的《北征颂》，主要是歌颂帝王将相、山川符瑞。受内容的限制，两汉颂文在语言、句式、风格上主要摹拟《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文心雕龙·颂赞》）。一方面，两汉的赋、颂二名经常混用，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刘向赋33篇中有《高祖颂》，王褒赋16篇中有《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官颂》、《碧鸡颂》。另一方面，写颂的文人多是著名的赋家，所以汉代颂文常借鉴汉赋的写法，铺采摘文，表现出明显的赋化倾向。“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挚虞《文章流别论》）由于赋较早呈现出骈化的倾向，受其影响，两汉颂文也呈现出骈偶的趋势。如西汉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已有较多的对偶成分，自然工整，骈散结合，于典雅整齐中不失变化之美，只是该文仍以散体为主，还不能称之为骈文。

二、六朝颂文的骈体化历程

到了魏晋时期，颂文逐渐摆脱赋、颂之间的模糊界限而走向独立。刘师培说：“至于屈平《九章》之《橘颂》，美及细物，乃颂之变体矣。汉魏之际，此类最多。如《菊花颂》等篇，与三代之颂殊途，然亦颂之一体。盖虽非述德告神，而与‘美’之旨弗悖矣。”^{[3]150-151}相对于两汉此类颂文的稀少，魏晋时期描写花草树木的颂文有十多篇，如曹植《宜男花颂》、《柳颂》，左棻《郁金香》、《菊花颂》、《药花颂》，辛萧《芍药花颂》、《菊花颂》、《燕颂》等。这类颂文大多数还未完全摆脱儒家“比德”思维方式的影响，但少数已经呈现出纯粹体物描写、追求辞藻之美的倾向，如辛萧《芍药花颂》云：

晔晔芍药，植此前庭。晨润甘露，昼晞阳灵。曾不逾时，荏苒繁茂。绿叶青葱，应期吐秀。编蕊攒挺，素华菲敷。光譬朝日，色艳芙蓉，媛人是采，以厕金翠。发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风人，抗兹荣华。聊用兴思，染翰作歌。

颂文主要描写芍药的叶、蕊和花，字斟句酌，色彩秾艳，对偶精巧，已是骈体。

在这一时期，除上类颂文外，其他类颂文也呈现出骈化的趋势。刘伶《酒德赋》虽还未摆脱辞赋的影响，但对仗自然工整，不用典故，真率豪迈，

洒脱流畅。

与此同时，魏晋时期的颂文篇幅也有明显增长的趋势。长篇颂文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陆云《盛德颂》、潘尼《释奠颂》，铺陈排比，偶语益增；陆机《汉高祖功臣颂》长达千言以上，虽未完全骈化，但有些段落已很讲究对偶，如首段云：

茫茫宇宙，上臻下黜。波振四海，尘飞五岳。九服徘徊，三灵改卜。赫矣高祖，肇载天祿。沈迹中乡，飞名帝录。庆云应辉，皇阶授木。龙兴泗滨，虎啸丰谷。彤云昼聚，素灵夜哭。金精仍颓，朱光以渥。万邦宅心，骏民效足。

作者以气运辞，对仗工整，“优游彬蔚，精微朗畅”^{[4]459}。

在这一时期，对颂文骈化作出显著贡献的是潘尼，其《释奠颂》不仅序已是成熟的骈文，而且正文文辞华腴、对偶精工。作者不仅使用数字对、颜色对，而且还大量运用叠音对，如“圣容穆穆，侍讲闾闾”、“济济二宫，蔼蔼庶僚”、“莘莘胄子，祁祁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熟练驾驭对仗的艺术技巧。另其《后园颂》文辞整饬，对仗精工，雍容典雅，亦为骈体，到了宋、齐两朝，颂文进一步骈化，如鲍照的《河清颂》篇幅很长，但序和正文已是成熟的骈文。颂文的骈化到齐、梁时期达到高峰，尤其是萧纲《南郊颂》、《马宝颂》、《玄圃园讲颂》、《大法颂》、《菩提树颂》，采摭摘藻，浑洒艳辞，声律谐美，不仅文中的对句数量远超前代，而且对偶之工，亦无人可及。

由于颂文“美盛德”的性质，颂文的创作在北朝十六国时期就已很兴盛。据史书所载：

（刘聪）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刘聪载记》）

季龙大悦曰：“善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东南者，天意将使朕平荡江南之征也。天命不可违，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军，以副成路之祥。”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晋书·石季龙载记》）

（慕容）盛听诗歌及周公之事，……乃命巾书更为《燕颂》以述（慕容）恪之功焉。（《晋书·慕容盛载记》）

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凉王李晟《靖恭堂颂》

一卷,可见当时颂文创作的繁荣。十六国的君主都比较重视颂文的创作来歌颂他们的圣王之德,从而为他们的统治找到“合法”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一时期的颂文绝大多数都已亡佚,已无法判断它们是否已经骈化。

北魏颂文已呈现出明显的骈化倾向,如高允《征士颂》颂述昔年同征之群贤 35 人的德行,长达一千余言,其中已有较多精美的骈句,如“存彼大方,摈此细让。神与理冥,形随流长”、“怡怡昆弟、穆穆家庭”、“饬饬仪形,邈邈风采”。稍后高闾的《至德颂》自觉地追求骈偶的工整,从容揄扬,文从字顺,深婉典雅,已是成熟的骈体。

此后,元奘《振兴温泉颂》、邢劭《甘露颂》、申嗣邕《陇东王感孝颂》、唐瑾《华岳颂》等都沿着骈化的道路继续前进。除邢劭《甘露颂》外,上举颂文愈加重视序文的创作。

三、六朝骈体颂文的艺术得失

刘勰《文心雕龙》认为:“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文心雕龙·颂赞》)颂体一般凝重典雅,以四言为主,但也有以三言写成的。如萧纲《马宝颂》云:

帝广运,德欽明。仪郊升,道形声。德为轨,仁作经。璇玑正,太阶平。割五礼,和六英。开四摄,行八政。……千天驹,百龙媒。永伏皂,扫驹马余。秣瑶粟,委芳台。九夷款,四表清。毗胥乐,典颂兴。

刘勰《文心雕龙》称“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文心雕龙·章句》),然其所举《元首》之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言句式。逮汉代《郊祀歌》始有通篇三言的作品。这些郊祀歌是统治者祭天祀祖、虚夸福瑞的庙堂文学。萧绎以三言作颂,并不影响该文的典重。文中的三字句或为二一节奏,或为一二节奏,参差变换,再加上七次换韵,所以不乏声韵之美。

由于颂文“美盛德”的文体性质,也就决定了其内容的庸俗浅薄。据史书记载:

(萧孝伊)从幸华林园,于座献《相风鸟》、《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高祖深赏异之。

(《梁书·长沙嗣王业传附子孝伊传》)

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徐)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陈书·徐伯阳传》)

(祖珽)尝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颂》,其文典丽,由是神武闻之。(《北齐书·祖珽传》)

像这类的记载在史书中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另据史书载:

建武初,(王寂)欲献《中兴颂》,兄志谓之曰:“汝青梁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南齐书·王寂传》)可见六朝的骈体颂文或是奉命而作,或是主动献美,多是歌功颂德,刻意追求文辞之美,以获帝王的欢心,这无疑会影响颂文的艺术成就。如鲍照《河清颂》,辞采壮丽,气势恢宏,六朝罕有其匹,但也不免“华腴害骨”^{[4]25}。

刘勰《文心雕龙》云:“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文心雕龙·颂赞》)此二篇的作法类同,序文较长而有韵,颂文仅寥寥数语,事实皆叙于序中,所以被刘勰讥为“褒过而谩体”(《文心雕龙·颂赞》)。西晋时期的长篇颂文,大多有序。如潘尼《释奠颂》序、陆云《祖考颂》序与正文篇幅大致相当。这些序文句式错落变化,较之正文,更富蕴味。到了南朝,鲍照《河清颂》更加重视序文,《宋书》称“其序甚工”(《宋书·刘义庆传》),只录序文,不录正文。齐、梁则愈演愈烈,如萧纲《南郊颂》、《马宝颂》、《玄圃园讲颂》、《大法颂》、《菩提树颂》序文不仅远远长于正文,而且全是骈体,华美过之。北朝后期大体亦是如此,如唐瑾《华岳颂》序文明显长于颂文,且对偶更为工巧,气势更为宏大。可见,六朝中后期文人对颂体序文的重视。刘师培先生说:“颂之正文既以叙事为主,序文仍叙事,则有叠床架屋之弊。”^{[3]152}此说甚是。虽然这是南朝文人努力突破颂文四言句式的束缚,但却本末倒置。与其说作者驰骋才华、奋藻写颂,不如说是雕琢序文。骈体颂文的艺术成就在骈体序文的映照下无疑显得黯然失色。笔者将六朝时期带有长序的骈体颂文加以统计,列表可资说明:

	正文(字数)	序文(字数)	正文与序文的百分比
鲍照《河清颂》	852	1093	78%
萧纲《马宝颂》	249	732	34%
萧纲《菩提树颂》	220	988	22.3%
萧纲《大法颂》	532	2710	19.6%
萧纲《玄圃园讲颂》	160	436	36.7%
萧纲《南郊颂》	400	1660	24.1%
元稹《振兴温泉颂》	200	471	42.5%
唐瑾《华岳颂》	200	841	23.8%

六朝描写花草树木的骈体颂文也有很多,如颜延之《赤槿颂》、《木芙蓉颂》,江淹《草木颂》十五首。这些颂文文辞风华流美,大量运用艳丽的辞藻和色彩,大多摆脱政治和道德的教化,为纯粹的怡情之作。其中也有一些托物言志之作,如江淹《草木颂》十五篇。江淹因触怒建平王,被贬吴兴,是其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期,其《草木颂》十五篇借鉴屈原《桔颂》托物言志的艺术手法。如:

江南之山,叠障连天。既抱紫霞,亦漱绛烟。金荆嘉树,涵露宅仙。矫节詎及,幽意谁传。(《金荆》)

山中杜若,嘉尔翠质。不奇不俗,载华载实。

同衔夕露,共炯朝日。夷险无二,沈冥如一。(《杜若》)

作者以物自况,感怀身世。相对于《桔颂》,《草木颂》一方面显得有些短小,每首都是四言十六句,另一方面则立意不高。江淹颂物,以喻自己才德之美,不被建平王信任。其作颂之目的,带有自我表白的意味,以期得到当政者的理解,再被任用,正如其颂中所云:“镜日绣壑,韶霞绮峦。为我羽翼,委君玉盘。”(《杨梅》),这种情感的寄托和抒发,较之《桔颂》中桔树遗世独立的情操,无疑逊色很多。

参考文献:

- [1]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21.
- [2] [清]方玉润. 诗经原始[M]. 北京:中华书局,1986:643-644.
- [3] 刘师培. 文心雕龙讲录二种[M]//刘师培. 中古文学论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4] [清]李兆洛. 骈体文钞[M]. 上海:上海书店,1988.

Research on Antithesis and Artistic Gain and Losses of Royal Odes in Six Dynasties

CHEN P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Henan Xinxiang 453002, China)

Abstract: Royal odes are trending independence of genre until Wen and Jin Dynasties, showing the tendency of antithesising and longer passages. Royal odes are ulteriorly antithesising in Nan Dynasties, most prefaces and texts of which are mature parallel prose. For unilateral pursuit of beauty of ornate diction and overmuch emphasis on the parallel, th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of parallel royal odes has been weakened.

Keywords: royal odes; antithesising; artistic gains and losses; Six Dynastie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